

編序

蔡志祥 橫山廣子

2024 年 1 月 4 日，日本人類學家末成道男教授（1938-2024）仙游，享壽 86 歲。末成教授不僅學問淵博，也扶翼了幾代日本學者。教授在日本推動的學術交流和跨地域研究模式，和華南研究中心有千絲萬縷關係的華南研究會的成立和發展都是間接地受到他的影響。在教授冥忌的一周年，我們邀請數位和教授有深厚交往的日本學者闡述教授的生平、志業和貢獻。向這位在日本和東亞人類學界備受推崇的學者致敬之餘，我們也希望借此讓讀者稍稍認識當代日本人類學的跨域發展狀況。

緬懷末成道男教授

橫山廣子（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名譽教授）
（蔡志祥譯）

一、前言

我首次與末成道男教授見面，是接近五十年前，我還是在東京大學主修文化人類學的本科生的 1970 年代。末成教授是東京大學教養學部教養學科文化人類學分科的「學長」。當時他已經以台灣阿美族社會組織的研究獲得博士學位（1971 年），並且在聖心女子大學任教（從 1972 年 4 月到 1990 年 8 月），同時，也在東京大學教養學科兼任講師。在課堂上，末成教授不僅總是安詳地講授關於親屬組織等困難的課題。由於他已經開始進行韓國村落研究（從 1972 年 3 月），課堂上講授許多韓國的案例。他時常會給我們這些學生一些韓文的——就是漢字和助詞部分用拼音韓文寫的論文。在簡單講解韓文語法後，就讓我們嘗試閱讀論文。韓文的書寫結構與漢字與假名交錯書寫的日文類似。因此，我們可以透過漢字來粗略理解文章的內容。當時我的感覺是用從沒有學過的韓文論文來做教材，就像參加了一門專業課程一樣。

末成教授的畢業論文是根據文獻資料研究台灣高砂族（原住民）的土地所有制度。大抵，末成教授閱讀來自殖民時期日本研究者對於台灣原住民的眾多學術成果，而產生對台灣原住民研究的興

趣。由於台灣自 1949 年以來一直處於戒嚴狀態，外國人很難進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因此，末成教授的碩士論文無法繼續台灣研究，而是通過在日本岩手縣水澤市農村的田野調查來討論「同族」社會的問題。1965 年，末成教授在台灣排灣族進行了他第一次海外調查研究。當時戒嚴令仍然有效，而且他是日本人的關係，因此末成教授在台灣調查研究的時候，肯定需要很多考慮和關懷。然而，教授在他的博士論文《台灣アミ族の社會組織と變化》（《台灣阿美族的社會組織和變化》）的序言中說「筆者要感謝石溪（調查地點）的各位。他們不僅歡迎我這個來自一個對他們的過去曾經帶來不甚美好回憶的國家的訪客，並且毫不掩飾的向我展示了他們的日常生活。」1972 年，也就是他第一次到台灣進行海外田野調查研究的七年之後，末成教授開始在韓國農村進行田野調查。

那時我剛開始學習文化人類學。為了進行海外調查研究，我們必須打好基礎，不僅要閱讀與研究領域相關的文獻，並且要具備語言能力。由於自己的經歷，因此，對於末成教授在短短幾年間就能掌握兩個在文化和語言上完全不同的地方的基礎知識和語言，實在令人驚訝。自此，我一直深深敬